探访黑山岩画

胡 杨

小年刚过，嘉峪关陡然变天了，飘飘悠悠的小雪使气温骤降10摄氏度，而距离嘉峪关市20多公里的黑山峡谷，就更加阴冷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嘉峪关市悬壁长城文管所工作人员要进山进行例行的巡查，笔者跟随他们走进了莽莽苍苍的黑山深处，去探访古老的岩画。

黑山位于嘉峪关西北，古称“洞庭山”，山涧泉水、溪流潺潺而下，山下的大草滩地广草茂，从古至今便是理想的天然牧场。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丰厚的自然环境，使这一地带在远古时就有诸多的野生动物和人类活动。

而黑山岩画则是远古时期嘉峪关地区游牧民族生产、生活的真实记录。现共发现分布在黑山石关峡口、磨子沟、蕉蒿沟、四道股形沟、红柳沟、交河沟六处战国至明代时期的岩画164幅。

这次巡山，我们将对这164幅岩画逐一排查。

山路崎岖，过山风像是一柄利剑，在山谷逡巡，吹在人身上，如同刀割一般。狭窄的山谷，奇石遍布，野草丛生，我们的行走，像是蹒跚学步的儿童，只能一步步小心翼翼地往前腾挪，不然就会被凌厉的石头崴了脚，或者被尖利的植物划破衣服。一路上，时而是险峻的攀越，时而是如猿的攀爬，山中涌出的泉水化作巨大的冰瀑，挂在山崖，我们只好先固定好绳索，再拽着绳子前行。

同行的嘉峪关文物景区悬壁长城文管所所长汪玉萍，工作人员吕宁、郭津如身背各种测量工具和一天的干粮与饮用水，走起来就更加吃力。

随着精美无比的岩画不断展现在眼前，我们全身的疲劳不知不觉地消失，整个行程充满了激动和兴奋。

汪玉萍告诉笔者，黑山岩画是我国岩画宝库中的明珠，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被牧羊人发现后就蜚声中外了。

岩画的保护与利用一直是我国乃至世界岩画研究领域的一项难题。嘉峪关文物景区一直探索着如何有效保护并加以研究和利用的途径，而这定期的巡视，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保护措施之一。夏季，在采矿的旺季，他们每周都要巡查一次，来回几十公里的山路，他们磨破的胶鞋，每人都有一箩筐。

吕宁是一个家学渊源的考古爱好者，他父亲就是嘉峪关文物景区的老学者，出版过《嘉峪关文物》等多种著作。如今父亲永远地离开了他，他从父亲手中取过了那根接力棒。说起黑山岩画，他如数家珍。

黑山岩画反映的时限跨度大，时空关系复杂，涉及部族较多；画面所反映出的内容丰富多彩，有动物、人物、佛塔、植物，还有大型的操练舞蹈场景。

黑山早期岩画属于原始驯养岩画时代，也就是旧石器时代末期、新石器时代早期，距今约1万年至6000年。分布于四道股形沟的岩画有人物和动物个体430余个，其中包括大角鹿、水鹿、犀牛、野牛、巨貘、豺、虎、蟒蛇等，说明当时这里的气候温暖湿润，雨量充沛，森林密布，峡谷河水为多种动物繁衍生息提供了适宜的气候条件，具有明显的亚热带气候特征。与黑山同属一个山系的肃北马鬃山北麓野马山也发现4处岩画遗址，其中别盖乡好布拉村大黑沟的岩画中，画有象的图案，说明当时此地有大象，与黑山岩画中的犀牛为同时代物种。

中期的黑山岩画，属于战国、秦及西汉初期的游牧民族文化遗存。这个时期，活动于河西走廊的中国古代的游牧民族有乌孙、月氏、匈奴等。春秋时期至战国时期，乌孙活动于河西走廊的“祁连、敦煌间”。汉初，月氏人强逼乌孙人西迁到了伊犁河流域，占领了整个河西。他们应为这一时期的岩画创作者。公元前174年（汉文帝初年），北方强大的匈奴人占据河西。匈奴人喜欢以虎入画，表现其剽悍的民族性格。在阴山岩画和黑山岩画中都有较多虎的形象，虎多刻得形象逼真，且多成群，有些虎身上还刻有线条纹饰。

一路沿着陡峭的岩壁观赏过去，我们就像是在岁月的时空中穿梭，有种时光倒流的感觉。既有兴奋，也有遗憾。当我们看到不少的岩画在岁月的风尘中渐渐模糊甚至消失，看见岩画四周被现代人刻写上“某某某到此一游”，就不禁黯然神伤。

在巡查中，郭津汝忧心忡忡地说，黑山岩画除自然因素造成损坏外，采石、开矿、放牧活动和游人对岩画的乱涂乱刻等不文明行为也会带来破坏，给岩画的保护增添了难度。黑山岩画分布在黑山裸露的山石上，长期的风吹日晒，雨淋侵蚀，石面风化，动物践踏，植物攀爬，天然污损，气候变化，都会对岩画构成损坏。其中一些出现了裂隙、掉块、剥落等现象，有些岩画原本清晰的图案，已经变得模糊难辨，甚至消失不见。在石关峡、四道股形沟、蕉蒿沟、磨子沟等处，1978年普查时发现的个别岩画，经历20多年风吹、日晒、雨蚀、风化，已难觅踪影了。如现在四道股形沟内一独立山体上，原有岩画3幅，20个图案，现在已经随岩面的剥落而渐渐消失；石关峡、蕉蒿沟岩画都存在这样的现象。汪玉萍认为，自然因素的破坏是漫长的、缓慢的，一般是难以避免的；而人为的破坏则是迅速的、灾难性的、毁灭性的，多数是可以避免的。

走进黑山，走近岩画，我们为祖先的创造而感到骄傲。走出黑山，回到喧嚣的都市，我们的心情又久久难以平静：岩画这种几千年前人类文明的遗存，好不容易逃过了大自然的风刀霜剑，却很容易被今人的贪欲所吞噬。我们应当如何防止这种可悲结局的发生呢？

黑山岩画（局部）

我想访问五十个小镇

王太生

小镇，是中国社会的微缩景观。

麻雀虽小，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俱全，访问50个小镇，就是探访50个筋脉内脏。

50个小镇，50种神态，朝向不同，风格各异。路上遇到的，都是不同的人。

余秋雨是坐在船上访问那些江南小镇的：“两岸的屋舍越来越密，河道越来越窄，从头顶掠过去的桥越来越短，这就意味着一座小镇的来临。”

一座小镇的风景很美，他在《吴江船》里回忆，“由松陵镇向西南，在泥泞小路上走七八里，便看见了太湖”。

沈从文的茶峒小镇，“有一小溪，溪边有座白色小塔，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。这人家只一个老人，一个女孩子，一只黄狗”。就这么一个边城，简单到不能再简单。

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一个逗号，就像一列滑行的蒸汽火车，过了一块狭长的过渡缓冲地带，微微停顿一下，渐渐地慢了下来。

小镇也是市井，兼有市民的特质和农人的习性。一次，在小镇上喝酒。有个人微醉后，拉着我，勾肩搭背。他对我说，兄弟，以后到镇上来，记得给哥哥打电话，不论啥时，哪怕是夜里，哥哥也会从床上一骨碌爬起，来到你身边。尽说些兄弟激赏、朋友义气的江湖话。

就这样，端坐在小镇的餐厅，像回到宋代的酒楼，扭头看时，窗子是一面镜子，将小镇的风景映在里面加框包装，就像一段文字草就后的意蕴升华，又像一幅画稿的画龙点睛，提取一派肥红绿瘦。

农耕时光向工商年代的过渡地带，小镇散发着平凡、朴实、世俗的混合乡土气息。

现在的房地产项目，常以“巴黎小镇”、“东方小镇”的名义出现。缺少了镇子上鸡飞狗跳，不着修饰的原气。

小镇往往是一个故事的开端，有很强的聚集功能。到了晚上，曲终人散，又是这个故事的收尾。

童年时，我到过一个小镇，记住了那里的松糕。一个小镇，有一种食物，让路过的人一辈子记住，这就足够了。镇上还有一个码头，随着船的走远，小镇渐渐模糊了。

访问50个小镇，要屏心静气，神态专注。

镇子的名字并不重要，它可以是鲁迅母亲的鲁镇、茅盾的乌镇、丰子恺的石门湾……更多的小镇其实并不知名，和它偶遇，然后离开了，多少年后还会想起。

小镇有它存在下去的理由，它或许是某片乡土的中心。有一年，我到过川北拱星小镇采访，因其地处县城之北，由论语“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拱之”而得名。

有时候，我会无意中访问某个小镇。前年，儿子去外上学，大学坐落在一座小镇的山上。几个愣头愣脑的新生，到镇上去买生活用品。一条街上，绿岛中间，几棵随风摇曳的丝瓜、芝麻、向日葵，旺势生长。路上几乎没有几个行人，一对学兄学妹，勾着小手在镇上散步。几只农村常见的大黄狗，摇着尾巴，在学生中间绕来绕去。

镇上没有咖啡馆，也没有肯德基。散落着“八姐饭店”、“牛二小炒”、“兰州拉面”等十多家小饭馆、排档；一溜烟摆着水果摊，只提供学校餐厅之外的候补美味和补充维生素。

这些学生终将是小镇的过客，只有大学长久存在。若干年后当学生们回忆小镇时，他们会留恋自己曾在那片智慧的山坡上放过羊。

我访问那些小镇时，会顺便去拜访一二座村庄，就像远方的游子，归来探望父母，拜访一二个亲戚。

50个小镇，如果一个人从6岁开始，一年拜访一个，要拜访到56岁，这个人像秋天的丝瓜，已经开始衰老。50年，他所拜访的村庄，不多，也不少。

前几天，乡下亲戚来城里走动。我一见面就问，镇子还是原来的样子吗？小镇上还有芦苇吗？

随笔

雪原观鸟记

董文晓文/图

辛夷和阿波家在南京，小董是福建人，还有从台湾来江苏南通工作的阿汤，几个人相约最冷的日子到林海雪原观鸟。辽东湾畔的张哥和小刘，一人一辆车，在盘锦、沈阳两地接上了南方鸟友，一行人踏雪北上了。一号目标是从北极圈来呼伦贝尔草原越冬的白色猫头鹰——雪鸮，二号目标是常年居留大兴安岭林区的“大灰猫”——乌林鸮。

过通辽，经阿尔山抵新巴尔虎右旗，当地人称“西旗”，就在中国“鸡头”版图的后脑勺。

茫茫雪原上，沟沟坎坎难判深浅，接二连三地陷车。男士们奋勇挖车，女士们跳下车给干活的鼓劲儿，连连拍照，然后继续上路。

前车的对讲机预报：半小时内就能见到雪猫！大家赶紧收拾家伙往前开。

告别西旗，经满洲里过海拉尔直奔牙克石大兴安岭林区。

高速路面上雪粉随风横扫。一进林区，砂石路完全是白色雪壳，运木头的大车扬起阵阵雪雾。

阳光无比耀眼灿烂，气温仍在零下40摄氏度。为了避免镜头起雾，车内的暖风关了，结满冰花的车窗也摇下半截，随时搜索路侧的鸟踪。这时路边的灌丛小树上，浑身斑斓的花尾榛鸡成帮结伙地吃着树芽；挺着红肚子戴着黑帽子的红腹灰雀跳到公路上啄啄啄；一只松鸦落在林场木栅上，好像闻到了车里人吃的饼干香；又肥又胖的黑琴鸡，竟然一只一只蹲在落叶松高高的树尖上，啄食着嫩枝；林间草地上，白屁股的狍子，警惕地伸长脖子看着来车……“它们怎么就不冻脚指头呢？”辛夷和阿波在棉靴里垫了鞋垫，穿了毛袜子，又塞进一贴暖宝宝，还是冻得受不了。

一张张鸟儿肖像收进了相机镜头，可大灰猫乌林鸮在哪里？

夕阳慢慢没入树梢。“那不就是乌林鸮！”张哥一声喊，一只黑乎乎的大猫头鹰从路边的树上悄然飞起，落在更前面的松树尖上。每一个人都欢呼起来。

天完全黑下来，两辆车迎着霓虹灯开进城，杀猪菜、小鸡炖蘑菇等。东北风味儿大餐正等着累散了架的一伙人。

随后两天，这几位鸟友在长春看到了雄红雌黄的松雀，在抚顺找到了成群的粉红腹岭雀，都是冬天才会从西伯利亚南下的极北鸟种，好一趟开心的雪原观鸟之旅。

“在哪儿呢？”“3点方向！”“没有啊！”“网围栏下面！”旷远的雪野雾蒙蒙的，一只浑身雪白的猫头鹰刚刚扑到一只田鼠，看见有车来，匆忙中扔掉了猎物，停在不远处不肯离去。三辆车打转车头以侧身对向雪鸮，车窗中伸出了长焦镜头，哒哒哒快门声打出去，给雪鸮留了个影。

让它继续美餐吧，转而去找另一只雌鸮。雌鸟个儿头比雄性大，身上有一些黑色羽斑，仿佛奶油冰激凌上撒了巧克力屑。它蹲在雪野上傲视四周，舍我其谁。各车找好角度，拉下车窗架好相机，先按几张，还想等它飞近点。接近零下40摄氏度，雪鸮蓬松起羽毛如一尊小佛，双方对峙半小时，一行人便熬不住只能告冷退走。

▲出售传统玩具的小摊

乡野里的狂欢节

黄守部文/图

在豫北浚县的大伾山，从农历正月初一到十六举行的民间文化山会，与山东泰山庙会、山西白云山庙会、北京妙峰山庙会并称华北地区四大庙会。山会期间，车水马龙，香客云集，来自周边山东、河北、安徽、山西等地的民间文艺团体，在这里表演踩高跷、耍狮子、舞龙、抬阁、跑旱船、放火铳等20多种传统节目，锣鼓震天，热闹非凡。各种录像投影、电影、杂技、戏剧等文艺活动，也成为浚县文化山会的一部分，被称为“乡野里的狂欢节”。

▲山会上的小演员

游傣家村

舒小骅

春节期间，朋友约我去云南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的傣家村游玩。于是我们驱车来到县郊的那路村。进了村口，一条弯曲的水泥路贯通全村。路两旁高大的毛竹抱丛结束直插云空；坡下茂密的芭蕉林军团战士般挺立；坡上成排成行的玉米开始秀穗；远处的木棉树开花如绚烂的火烧云；转弯处数人合抱的酸角树枝叶参天。一路行去，满目浓荫，两耳只闻风吹叶响，溪流淙淙，好一个碧绿幽静的村落！离开水泥路，顺一道石子路斜插百十米，树木稀疏处呈现出一方鱼塘，旁边晃动着鹅鸭。一条小黄狗窜出来朝我们狂吠，引得女主人从绿荫掩映的农舍中走出来，欢迎我们进家做客。因怕给对方添麻烦，我们只是站在屋外与她聊了起来。得知那路村共有77户村民，全是傣族，住的比较分散。他们平时的装束与汉族无异，只是每逢泼水节、芒果节这样的民族盛典时，才换上傣服与游客一起歌舞联欢。

村中有4户经营“农家乐”，中午我们选择了一家名为“万民农家乐”的饭铺就餐。女掌柜姓刀，人很开朗。她的大伯子正在门前摆摊卖杨桃。拳头大小、五棱隆起的杨桃青黄润绿，分外诱人。尝一口，微酸后甜，清爽多汁。朋友问有没有更成熟些的。大伯子说想要中意的杨桃可去树下自己摘。趁女掌柜备餐之机，大伯子领我们来到他家的果园。地里栽种着20多棵杨桃树，枝头挂满一嘟噜、一嘟噜的果实。阳光照耀下，青的如翡翠般晶莹，黄的似玛瑙般璀璨。我们边拍照，边采摘，不一会儿就满载而归。刚一进门，女掌柜就为我们陆续端上了一桌傣家菜肴。对于我这个北方长大的人来说，盘中的一些野花野草，像芭蕉花、木棉花、牛肚子果、仙人掌、刺五加、鱼腥草……过去可说是闻所未闻。它们经傣家厨师一番烹炒煎炸加凉拌，顿时香气缭绕，色彩缤纷、五味俱全，让我既长了眼福，又饱了口福，乐在其中。结账时我向女掌柜问到店里的经营情况。她告诉说该店创建于2007年，是与丈夫的哥嫂两家合伙打理的。每逢节假日，常常食客盈门应接不暇，一年下来可收入七八万元。再加上果园的效益不错，年收入能超过10万元。此刻，朋友指着墙上一张女掌柜在鸟巢前留影的照片问：“你一个人去的北京？”“是啊。等忙过这一阵子，我准备和全家人一起开车去北京旅游！”女掌柜的话音里洋溢着傣家人的自信与热望。

广告专版 电话 65369408 传真：(8610)65003109 总编室 65369316 经营部门 65369405 发行部 65369319 零售周一至周四1元/份 周五1.5元/份 周六1元/份 国内定价全年280.80元 国内统一刊号：CN11-0066 广告许可证：京朝工商广字0153号